



第一章

緒論：現代性、原住民、多元文化

黃心雅、阮秀莉

前言

在現代性機制的運作下，原住民文化被抽空歷史脈絡與地方屬性，成為建構現代性的符碼，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商品再現。現代性論述在概念上假設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傳統被視為前現代的殘像，用以對照理性的現代，「原住民」即為此一前現代殘像的隱喻。包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內的著名社會學家都無法完全脫離現代性論述中現代與前現代的對立關係，強調現代公眾領域中的程序性和溝通對話，卻忽視了實際經驗中，被視為落後、壓抑、甚而消逝的前現代／傳統／原住民，其實是現代社會中活生生的現實。原住民的傳統價值觀對現代社會具重大意義，由啓蒙思維所醞釀出來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其貪慾與傲慢，在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俯拾皆是，原住民的傳統價值觀，可說是對「現代性」迷思的當頭棒喝。¹

現代性與其說是進步（progress）、超越，毋寧是個問題、拉鋸、矛盾、侷限、與模擬兩可。拉圖（Bruno Latour）即認為現代性，也就是他所謂的「現代性機制」（modern constitution）起源於兩種絕對分離／撕裂（Grand Divides）：一是人類文化與非人類自然的絕對

¹ 有關現代性與原住民性的辯證，參考黃心雅〈現代性與台灣原住民文學：以夏曼藍波安與利格拉樂阿女為例〉《中外文學》35.5（2006），頁81-88。



第一章

緒論：現代性、原住民、多元文化

黃心雅、阮秀莉

前言

在現代性機制的運作下，原住民文化被抽空歷史脈絡與地方屬性，成為建構現代性的符碼，也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商品再現。現代性論述在概念上假設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傳統被視為前現代的殘像，用以對照理性的現代，「原住民」即為此一前現代殘像的隱喻。包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內的著名社會學家都無法完全脫離現代性論述中現代與前現代的對立關係，強調現代公眾領域中的程序性和溝通對話，卻忽視了實際經驗中，被視為落後、壓抑、甚而消逝的前現代／傳統／原住民，其實是現代社會中活生生的現實。原住民的傳統價值觀對現代社會具重大意義，由啟蒙思維所醞釀出來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其貪慾與傲慢，在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體系中俯拾皆是，原住民的傳統價值觀，可說是對「現代性」迷思的當頭棒喝。¹

現代性與其說是進步（progress）、超越，毋寧是個問題、拉鋸、矛盾、侷限、與模擬兩可。拉圖（Bruno Latour）即認為現代性，也就是他所謂的「現代性機制」（modern constitution）起源於兩種絕對分離／撕裂（Grand Divides）：一是人類文化與非人類自然的絕對

¹ 有關現代性與原住民性的辯證，參考黃心雅〈現代性與台灣原住民文學：以夏曼藍波安與利格拉樂阿女為例〉《中外文學》35.5（2006），頁81-88。

分離；二是現在（現代）與過去（前現代）的絕對分離，由此進而衍生更多用以定義「現代性」的撕裂：自然與文明、人與非人、現代與前現代、我族與他族的撕裂。十七世紀科學革命的肇始，自然與文化的分化於是成為過去與現在的分野：過去是人與物的混雜，科學革命的現代／未來則不再混淆；前現代性因而成了消逝的種族，此即現代性定義下的原住民。在這樣的思維下，代表現代的先進西方文明能分別出自然與文化的差別；前現代性文明則混淆兩者，誤認自然為文化。研究原住民的人類學（文化的研究）屬於現代知識，因其複製先進西方文明與前現代性文明之間的對立。內在撕裂——科學革命後西方文明之現代與前現代的分化——解釋了外在對立，失落的前現代（慾望、追悼與創傷）被投射到西方文明之外的「他」文化上。西方的「我們」是唯一會絕對分別自然與文化、科學與社會的族類，比較之下，「我們」眼中的他者——即非我族類的、殖民地的原住民——則無法完全把知識分離於社會、符號分離於事物、自然所出的即是文化所需的。科學革命產生人與非人之間的分化，也是界定現代正式脫離前現代的轉捩點，並延展成我族（現代人）與他者（原住民）的對立。借用巴巴（Homi Bhabha）的話，「原住民即是現代性的『投射（出）和投入』（projection and introjection）雙重的潛意識作用，既是隱喻也是轉喻的策略，涵蓋置換、罪惡感、攻擊慾；是表顯與內抑知識的分裂和其掩飾」（34）。

拉圖對「現代性」的詮釋立基於「撕裂」：自然與文明、人與非人、現代與前現代、我族與他族的種種分化與撕裂。本書亟欲將原住民面對現代性而失落的歷史脈絡與地方屬性重新修補，由現代性的創傷（trauma）與猶疑（aphoria）中出脫，在原住民傳統的人天交合處，召喚修補／療癒「撕裂」的能量。

專書主軸與德力克（Arif Dirlik）「以地域為本的想像」（place-based imagination）若符合符，德力克著眼於全球化與在地性

權力不均稱的問題，將地方意識緊扣著全球化的發展，思考知識生產與政治的新脈絡，地域為時間與空間的交會，地域是歷史與地理的交切，是相對於全球化的「在地」（local）與「落地」（grounded）意識。德力克引述哈維（David Harvey）說明空間（space）／地域（place）分野在於將空間納入資本的領域，而地域則歸屬勞動者的範疇。空間涉及隨資本輻射／離散的全球化情境；地域則是勞動者在地的挹注，「以地域為本的想像」則在矯治資本／勞動、全球／在地權力的不均——以西方為中心的現代性文化霸權將地方邊緣化，反映在將「在地」貶抑為全球化情境的附庸。德力克也進一步引述梅西（Doreen Massey）之論，將地域觀念由與「過去」、「懷舊」（nostalgia）的結合中抽離，地域與現代性相連，不是固著性、邊界性與本質化的內在性的概念：地方具體的表現了社會關係，地域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不只是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已。

德力克「以地域為本的想像」不是抽象觀念，地域政治無法獨立於日常生活之外。然而，德力克「以地域為本的想像」最大的突破即是將地域根據生態學的觀點，架構於當前的環境生態中，由地域在生態學的落地性（groundedness）下手，回應前述拉圖所謂的「現代機制」的問題，拉圖在回顧十七世紀後科學理性論述中，闡明現代性造就了人與非人（文化／自然）的分割／撕裂，而這樣的分化更是西方與異域（我族與他者）的對立的根源。德力克認為地域論的實踐，包含了原住民與生態運動都是重要的範本，兩者都以精神、自然和地域的結合來抗拒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兩者視化解人與自然的疏異、修補撕裂、重新檢視人類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首務，因此原住民以及生態運動裡，自然與社會的關係、原住民型態的社會與政治組織，都是當代基進運動學習的典範（36）。德力克認為，在全球化情境下，權力的傾斜使駁雜（hybridity）成為不完全的解決方案，吾輩必須回到拉圖所謂「現代性」造成的分割／撕裂的根源，亦即自然與



人類與人與人之間的分化問題上(42)。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下，地域的歷史與地理脈絡遭到抹消，地域成為商品，「以地域為本的想像」則提供給人類一個重新定位並賦予人與非人彼此無藩籬的認同的契機(42)。德力克由全球化情境反思現代性，以地域為本的意識，矯治無限上綱的現代性，帶入以地域為據的想像，抗拒現代性空洞的抽象觀念。地域融合階級、性別、族群等社會關係，更涵蘊人與非人、自然與文化、現代與過去的交織，「以地域為本的想像」回應拉圖「現代機制」之論，從修補天人「撕裂」下手。

值此之際，原住民的崛起與歷史的反書，構成「地域」論述的典範。在狄雪圖(Michel de Certeau)對美洲原住民研究所下的結論裡，認為美洲原住民的「平等的社會」(egalitarian society)，堪為楷模(“Politics of Silence” 230)。據他所言，部落與土地的緊密結盟，抑制了文明再現系統操控的角色；人類身體與大地母體結合的社會實踐，建構了一個超越單獨個體的群體秩序；人與自然交織成生生不息的網絡，原住民(他者)「受折磨的身體和另一個身體——變貌的大地」相互結合(230)，代表一個重生的開始，接續為「現代性機制」所斷裂的人類與自然的歷史。因此，原住民現代文學的再現，從原住民文化與現代性敘述的曖昧瓜葛中得以翻轉，顛覆了「地域」與「傳統」這兩個原住民論述的關鍵概念在「現代性」理論裡與「保守」、「落後」連結的位階，開拓基進抗拒論述之可能。

本專書剖析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的基進內涵，亟欲療癒現代社會的撕裂，以原住民的崛起與對歷史的反書寫，形塑多元文化論述之典範。狄雪圖指稱，啟蒙西方／歐洲的殖民主體把許多有關「原始的他者」(primitive other)的書寫與報告，整編成歐洲擴張主義收編／生產的知識，為殖民主義背書，此乃現代性之源起，原住民書寫在現代性發展的脈絡下，即成為一「抵殖民的翻譯」(de-colonial translation)。狄雪圖批評「書寫文化」的中心主義與霸權，對沒有文字的原住民的



口述文化著墨甚深，狄氏稱為「異聲喧嘩」(heterologies)的最佳典範(225-33)，駁斥西方近代以來所發展「現代性」的權力偏見。

本專書視北美原住民(英文)書寫為「文化翻譯」，原住民挪用主流文字亦即「敵人的語言」(哈嬌 [Joy Harjo] 與柏德 [Gloria Bird] 之語)，乃建立歷史／文化主體之必要權宜之計，具多重意涵，它是文化對話位置的生產，原住民主體也在不斷對話／轉換／翻譯中形塑，它是「文化實踐」、主體的認同建構與族群歷史記憶的召喚展演，將原住民族文化向主流社會滲透，重新獲得族群的詮釋權。書寫即是儀式，由日常生活秩序與歷史記憶中召喚主體生產。書寫運用語言，原住民生命書寫其實是現時／現實的口述，講說自己的生命故事，轉化為英文書寫，將傳統話語裡蘊藏的生命哲學內涵向主流文法滲透，正因如杜瑞斯(Michael Dorris)所云，「西元一四九二年前的西半球是世界所知文化及語言最為多元的區域」(147)，上千種語言、數千個文化傳承迥異的美洲原住民部族，無法以化約的說法概論之，相對於以主角為中心的情節，原住民書寫具有地方、血緣與語言的特異性，語言文法／文化形塑生命，駁雜血緣撕裂也接合「兩個自我」，土地不是佈景或背景，而是作者身分認同的構成要素，社群所居住的土地與自我之名和生命的故事不可分割，土地與生命息息相關，一旦土地消失，自我即不復蹤影，就是這樣特異的生命歷程與地域生態，孕育了複數多元的原住民生命風景與性格。

原住民書寫的內涵則與部落的命脈息息相關，本專書扣緊當代原住民文學的脈動，探討原住民文學在多元文化情境中的發聲方式和立場，原住民詮釋自己的地位、處境和傳承的方式如何衝擊我們對多元文化的認知，原住民又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環境裡，繼承並轉換傳統의思想和價值，成就當代原住民的認同。專書內容涵蓋北美原住民的美學、宇宙觀、殖民歷史、特殊地景、土地與身體政治、神話詩學與口述傳統。北美原住民是統稱，相對於後來的統治者，原住民分屬許多





不同的族群，有各自的語言、地域和傳承，但是向來被看成一群面目模糊的他者。面對（後）殖民情境、全球政治經濟的變遷和生態的破壞，原住民主動或被迫走出部落宗族主義，回應當代嚴峻的考驗，透過現代文學和藝術的方式，詮釋自己的地位、處境和文化，重新審視部族和部族之間的關係，建構泛印第安（Pan-Indianism）的結盟，和強勢的政府以及時代的潮流拮抗。專書兼顧廣度以及深度，透過不同的文本閱讀與論述的鋪陳，形成交錯網路，凸顯當代部族文學精華和特色，呈現其社群、歷史、文化脈絡和書寫政治策略。

當代北美原住民文學繼承六〇年代美國原住民文藝復興以來的動能，具有自覺意識的創作，折衝於部族文化和現代環境之間，張力十足，成績斐然。其快速發展，重新定義文學傳統，並且要求不同的閱讀和論述方式，有別主流文學的議題。以美國的情境而言，原住民文學繼非裔美國文學和亞裔美國文學之後，再放異彩。相較於前二者，美國原住民文學受到的注意姍姍來遲。歐溫斯（Louis Owens）在《另類旅程》（*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1992）中說亞施克羅夫特等人（Ashcroft, Griffiths, Tiffin）的力作《帝國反擊》（*The Empire Writes Back*, 1989），打開後殖民文學研究的風氣，其中卻完全沒有提到原住民文學，是其盲點。現今美加的原住民文學和原住民議題，方興未艾，台灣學者單德興最早於一九九〇年出版〈反諷的抗爭——評《邊緣的聲音：美國原住民文學與典律》〉一文，十數年間僅有少數單獨的研究，討論席爾珂（Leslie Marmon Silko）、莫馬戴（N. Scott Momaday）、維茲諾（Gerald Vizenor）、鄂翠曲（Louise Erdrich）等較為熟悉之作家，有系統之論述、評介與賞析則付之闕如，相對於廣大的英美文學體系和研究仍屬低開發領域。²

² 參考單德興〈冒現的文學／研究：台灣的亞美文獻研究——兼論美國原住民文學研究〉，《越界與創新：亞美文獻與文化研究》（台北：允晨，2008），頁170-93。



本書因此結合在台灣的北美原住民跨校研究團隊人員，以多元文化的省思提綱挈領，從原住民與現代性知識建構、原住民身體與土地、原住民歷史、原住民地景、原住民詩學、原住民宇宙觀等主題，運用詩學、美學、政治、人類學、民俗學、後殖民論述、人文與醫療等方法，探討當代北美原住民文學與文化、族群、國家、歷史、土地與環境等面向，形塑多元文化之典範。引述作品包含小說、詩歌、傳記、散文、戲劇等，強調互動的研究面向和觀點，兼具原住民文學內部的省察以及和外部文化大環境的拮抗，包括對部族的再認識以及殖民歷史的反思，考察原住民的表達方式、精神世界、文化內容、社會議題和當代文學的關連，呈現當代北美原住民文學的精華。將團隊人員多年來在北美原住民文化與文學的研究與教學經驗及心得加以整合，撰寫成書，貢獻當今的文學教育、人文教育、多元文學教學和一般閱讀，有助於文化交流和族群尊重。

多元文化的辯論

依《大英百科全書》定義，「文化」（culture）意指人類知識、信仰與行為的統合形態，範圍包括語文、意識形態、信仰、習俗、禁忌、規範、制度、工具、技術、藝術品、禮儀、儀式等。每個社群團體都有其特別的文化或社會體系，個人受其居住的社會文化影響很大，而個人也可能生活或來往於幾個不同文化之間。文化不僅用於描述一群人的外在行為，也包括個人自我的感知方式和心靈意識。一個人回到自己內心世界時的自我觀察和自我對話，其方式也受文化界定。文化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使個人行為能力符合集體所接受的共同標準。文化的基礎是象徵和符號系統以及其相應的認知心理，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和文字；文化也包含其它表現方式，如圖像、肢體動作、行為解讀等。整個文化體系幾乎是透過龐大無比的象徵體系深植於人類思維當中，人類也透過這套象徵符號體系





解讀呈現在眼前的種種事物。

在比較不同文化時，多數人趨向以自己的文化來解釋或評估其他文化，這是種族中心主義的作法；相對而言，以了解及鑑賞不同文化的方式，作為比較的基礎，則是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後者衍生的文化多元主義，意指在一大社會中，小團體仍保有其獨特的文化特徵，文化社群受到法律的保障或被較大的社群所接受。準此而言，自九〇年代風起雲湧且至今依然方興未艾的多元文化風潮，即是以文化相對主義立場，認同文化多元性，制訂多元文化政策，以落實多民族社會管理，並採取官方手段，在國家內部推行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和寬容。多元文化政策強調不同的文化各有其獨特性，尤其看重接納其他民族的重要性。文化多元化寬待並尊重文化以及民族的多樣性，是和平社會的表徵。

美國首次提及文化多元化的概念，為柏恩（Randolph Bourne, 1886-1918）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跨國阿美利加〉（“Trans-National America”），之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實用主義學者如卡倫（Horace Meyer Kallen, 1882-1974）和柏恩等人都提出捍衛文化多樣性之論述。雖然美國古典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主張個人權利，但此權利並未擴大到包含文化差異。卡倫在〈民主與熔爐〉（“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文中提出，認同文化的權利對自我意識之形塑不可或缺。同樣地，柏恩一九一六年的文章〈跨國阿美利加〉，提醒主流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甚至是早期的殖民者建立無民族偏見聯邦化的國家殖民地，族裔合併但不融合。他主張各殖民國，合作建設一個包含所有種族和族裔的新國家文化。柏恩最終的訴求則在建立「摯愛社群」（“Beloved Community”），包容多元文化、團結一致的新美國願景。

上述理念造就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的文化政策，一九二〇年代



的哈林文藝復興，反映了尊重文化多元性之歷史進程。美國第一位非裔學者洛克（Alain Leroy Locke, 1886-1954），承襲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教導，引領文藝復興並實現柏恩的「摯愛社群」的理想。「新黑人」（“new Negro”）形成美學價值，藉由重生的黑人藝術，成為形塑美國文明的合作和參與者。修斯（Langston Hughes）、賀斯頓（Zora Neale Hurston）等黑人作家，以藝術文學喚醒黑人自覺，以非裔美國人的美學與智慧，澆灌美感匱乏和精神貧瘠的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繼而，科利爾（John Collier, 1884-1968）在羅斯福總統主政期間，成立「美國印第安事務局」（American Indian Bureau）推翻美國政府同化印第安人的政策。於今重新回頭省視殖民主義與原住民文化之關連，文化多元主張緣起殖民者面對「新大陸」文明之因應態度，而美國原住民在歷經數百年來的災難和壓迫，重新找到發聲的位置和方式，爭取保有自己的文化、土地、部落和政治體制的權力，則有一段漫長的歷史路程，容後再敘。

在當今二十一世紀的多元文化社會，包括原住民在內的美國少數族裔仍在為實現文化民主而努力。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提出，在創造身份認同時，自我和他人文化互為形構，互為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於主流白人強勢文化強迫少數族群依照同化於專制的文化標準，文化多元主義者因而主張以多元主義取代單一主義或絕對論，調和現代社會，促成文化、社群之多樣性。

然而，對多元文化主義之批判，從未曾中斷。部分論者以為多元文化主義作為化解白種人權力結構的手段，有其必然缺陷。紀傑克（Slavoj Žižek）從文化論述與精神分析的視角，批判多元文化主義，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從某種空白的全球位置出發，對待每一個在地文化就如同殖民者對待被殖民者，把他們當作「原住民」。在殖民地理發現之初，原住民文化即被陸續收編為人類學、種族誌甚而是生物科學的樣本，因此名為「多元文化」，無非是殖民白人以書寫系統納編



原住民文化的舉措。傳統帝國殖民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自我殖民之間的關係，恰等同於西方文化帝國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間的關係。多元文化主義隱含了高高在上的歐洲中心主義，對紀傑克而言，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被拒絕的、顛倒的、自我指涉的種族主義，是一種「帶有距離的種族主義」，佔有優勢的普遍位置，「尊重」他者的身份認同，卻是將他者視為一種自我封閉的符號，並把自己位置的實存內容全部掏空，進而賦予這個位置一種占有優勢的普遍性空白點，可以從這個位置出發，去合理地欣賞（或輕視）其他（他者）文化，多元文化主義對他者的特殊性所表現的尊重，其實正是標舉自己優越性的形式。

因此，紀傑克認為，把多元文化主義位置支撐起來的是「幻想的屏幕」（phantasmic screen），它隱藏的事實即主體已經徹底「失根」，主體的真正位置是普遍性的空白。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設定，把生活世界做為互異文化的參雜共存，但只是淪為表象形式，服務其對立面的資本主義，成就全球世界體系的龐大存在，多元文化主義反而很諷刺地見證當今世界前所未有的同質化。多元文化主義之所以包容他者，是因為這個他者還是被排除在外面的他者，只是具有一些前現代生態學智慧以及迷人儀式等經過處理的他者——一旦人們遇上了真的他者以及他者規範的特定實踐方式，包容就消失了。³

北美原住民與多元文化的省思

相關多元文化主義的辯論方興未艾，然而卻都忽略了「原住民」已包含多文化、多種（國）族的事實，而歐洲殖民前的美洲大陸可說是世界所知文化最為多元的區域之一。一四九二年哥倫布航行至美洲時，誤以為所到之處為印度，因此將此地的土著居民稱作「印度人」

³ 相關紀傑克批判多元文化主義之論，參見紀傑克，《神經質主體》，萬毓澤譯（台北：桂冠，2004），頁304-12。



（西班牙語：「indios」），因而有「印第安人」一語。在殖民時代，歐洲各國採取不同的政策來對待北美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吸收原住民成為基督徒，並指定居住的地區；法國人與印第安人建立貿易關係；英國在一七六三年宣告將阿帕拉契山以西地區撥給原住民，有效期至英國統治結束而終止，接著由美國予以承認採行。美國殖民西進政策，眾多白人向西遷移，開始與「印第安人」爭奪土地的長期戰爭，包括「傷膝澗」（Wounded Knee）蘇族（Sioux）的大屠殺、夏安族（Cheyenne）的大屠殺等都是北美原住民族承受的莫大災難。

事實上，十九世紀美國政府強施於原住民的種種政策，造成美洲原民最慘烈的流放經驗：一八三〇年「印第安遷徙法案」（Removal Act），迫使東部五大部族離開祖先代代相傳的土地；一八八七年多數印第安人遷入保留地，同年「杜威思土地分配法」（Dawes Allotment Act）以個人為單位，將部族所共有的土地分割配置，並陸續落入白人之手，印第安人喪失了近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平方公里（十三萬四千四百平方哩）的土地，原民社群也失去共有賴以維生的土地，以致部族分崩離析；一九三四年重整法案（Reorganization）瓦解傳統部族的領導制度，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出「部落議會」（Tribal Council）；一九五〇年「終結」之議（Termination）後，美國原住民族群遠離家園，進入都市謀生，美國聯邦政府的政治操控，意圖徹底瓦解原住民部族傳統，這種種作為都是為了解決殖民的聯邦政府耿耿於懷的原住民問題，因為「消逝中的印第安人」（“Vanishing Indians”）卻固執地不願就此消失。隨著聯邦政府對原住民土地的強制挪用，原住民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承受在自己的家鄉被迫放逐、錯置、遷移的經驗。阿尼什那貝族（Anishinabae）作家拉杜克（Winona LaDuke）在其《至我所親》（All Our Relations）自傳散文中認為，自地理大發現以降，西半球超過兩千個族群的原住民已經消失滅絕，在她看來，是「一個十足的大屠殺」（1）。



《綠野仙蹤》(Wizard of Oz) 是世界文學裡最廣為流傳的兒童經典之一，故事的主角桃樂絲渴望回家，而她在遙遠奇幻的歐茲國只要重複唸誦「沒有地方像家一樣，沒有地方像家一樣，沒有地方像家一樣，沒有地方像家一樣」這一段咒語，她就可以回家，免除流離失所之苦。《綠野仙蹤》為主流文化津津樂道，成為世界兒童文學經典，但鮮為人知的是，一八九〇年慘烈的「傷膝澗大屠殺」(Wounded Knee Massacre) 發生十天前，《綠野仙蹤》的作者包姆 (Frank Baum) 當時是南達柯達州《雅伯丁週六先鋒報》(Aberdeen Saturday Pioneer) 的主編，為文要求全面消滅北美原住民，九天後發生了著名的傷膝澗大屠殺，將近四百名部落的男女老少被殺害。身為《雅伯丁週六先鋒報》的主編，包姆在大屠殺發生後，又為文宣稱為了保護白人的文明，必須將這些未馴化且不可馴化的「生物」從地球表面徹底清除。包姆將原住民化約成動植物之屬，應被「根除」。北美原住民淪為令人鄙視的族群，白人處心積慮，亟欲除之而後快。

除此之外，一四九二年啓始的美洲發現之旅與現代科學興盛有重要的關連，發現之旅結合歐洲帝國殖民主義，將印第安人的世界變成科學實驗場，將印第安文化變成現代科學可以擷取的資源，卻也消耗了印第安文化，把印第安文化精髓之心靈信仰神秘化、妖魅化、邊緣化。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不但帶動西方近代醫學的發展，卻也造成疾病傳播的新形態，十六世紀為數不多的西班牙殖民者借疾病之助成功征服阿茲特克與印加兩大帝國，進而殖民美洲。殖民時期，美洲原住民數量遽減，根據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 及克羅斯比 (Alfred W. Crosby) 等人的研究，印第安人與其他種族隔絕，對舊世界傳來的疾病，全無免疫力，致使天花、麻疹、肺結核、瘟疫、傷寒、甚而感冒等歐洲流行病首度登陸美洲「處女地」後，即造成眾多印第安人重大疾病與死亡，疾病肆虐解釋了為何少數歐洲殖民者得以征服美洲大陸的殖民事實。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四九二年地理發現強烈的衝擊



了美洲生態，生態的改變不僅來自物種與病菌的自然力量，更嚴重的是，歐洲對木材和毛皮的需求，造成野生動物大規模的殺戮、林木大量的砍伐，凡此種種皆造成美洲生態遽變。現今的美國範圍在十七世紀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是森林，及至一九二〇年代，比例減半，據估計有三億英畝森林遭到砍伐。如此說來，是歐洲消費文化、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結合造成地理大發現後的美洲原住民生存環境劇變，繼而導致原住民人口銳減。

原住民即在這樣的人禍災難中求生存，今日卻又成為種族多元文化認知的典範。著名的《西斯美國文學全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主編勞特 (Paul Lauter) 在二〇〇三年訪台的演講中，再次重伸由多元文化主義及族裔性重建美國文學研究的重要性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Ethnicity")。勞特由九一一事件後談起，說明強調團結 (unity) 對抗恐怖主義與主張加強族裔覺知、尊重族群差異 (difference) 兩股力量相互拉鋸，正足以體現當今多元文化與文學研究面臨的正、反辯證，吾人似乎無法太過簡化多元文化主義的問題。保守派以鞏固自我傳統，壓抑造成文化衝突的異己，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只會增加種族緊張與衝突，其實這是倒因為果的說法，強力的單元主義才是衝突爆發的主因。

舉例來說，所謂單一正統語文已成為壓抑少數族裔的工具，原住民被迫住進寄宿學校，拋棄母語，學習英文與主流文化認同，是北美原住民文學裡重複出現的情節。任何新移民也視英文為護身符，為避免成為異類，無不全力以赴，向主流文化靠攏，拋棄族裔認同。文化論者對英／美文學教學其實是充滿焦慮的：首先，文學典律建制很難以純粹美學標準省視，勞特質詰「Teaching America? Teaching Literature?」，文學典律／美學標準其實是社會、文化、政治的實踐，到底教授的是美國文學還是美國意識？再者，英／美文學教學的背後



有一個龐大的「政治潛意識」(political unconscious) 予以主宰、操控，史碧娃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稱英／美文學教學為「英文的負擔」(the burden of English)，直陳文學建構有其文化脈絡及其對應的地理中心，英／美文學以歐美中心主義為前導，文學教學使學生內化「文化自我再現的操作」(the play of cultural self-representation)，以求和主流文本的關聯 (relate to the text)，進而與主流文本／文化認同，達成文化與知識論的蛻變，做為族裔向上提昇的動能，愈益鞏固主流中心霸權 (55)。

多元文化主義與族裔性的問題是近年來文化論述積極討論的議題，學者古紐 (Sneja Gunew) 與格瑞兒 (Germaine Greer) 即著力於研究跨越不同文化及語言之複雜性：語言與認同如何翻譯不同的文化脈絡？跨國多元主義論述與種族及原性政治 (politics of race and indigeneity) 之關連性為何？多元文化主義在分離與同化的夾縫中依違進退，如何詮釋其政治曖昧與缺漏？如何由社群、社會、國家甚而整個大陸區域來理解多元文化主義與後殖民性的關連？周蕾 (Rey Chow) 在其《新教族裔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書中，深入探討族裔性議題，周蕾直陳「族裔性」(ethnicity) 營造一種曖昧的場域，挑逗了霸權國族主義一國一族 (nation-state) 的純淨想像。周蕾引用克麗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賤斥」(abjection) 之論，視族裔為賤斥主體 (abject subject)，質詰賤斥書寫創作的可能 (148)。古紐坦言族裔作者成為「在地線民／賤民」(native informant)，提供個人生命故事，轉化為部落在地秘史，滿足殖民者好奇與慾望，必然只是淪為行銷的賣點，原因無他，殖民主義總已伴隨資本主義，而國族文化總已預設了先驗的「超級族裔」(hyper-ethnicity) (369)。⁴

就周蕾等文化論者的觀點來說，原住民族裔無異是白人殖民慾望的投射 (出) 和投入 (projection and introjection)，在雙重的潛意識作用之下，原住民既是隱喻也是轉喻的策略，原住民故事充其量也只是此「超級族裔」內在焦慮及慾望的體現。由殖民主義脈絡、現代性發展、心理分析、歷史進程種種層面出發，原住民書寫涉及對族裔、倫理、自我、主體等正朔思想的衝撞與翻轉，如何從原住民的角度，反寫生命、倫理、自我的定義與秩序，勿使國家主義、理性自我、血統神話、與書寫文化相對於口傳文化成為無限上綱的命題，乃本書至終的關懷。當代越界 (border-crossing) 論述，亟欲開放空間疆界，以混血挑戰殖民論述的血統純淨論，以「原住民」作為對抗殖民遺緒的方法，大聲疾呼「人人皆有族裔性」，以多元文化的差異性解放族裔性，賦予能動與抉擇 (agency and choice)，形塑社會變化，反轉社會權力架構。原住民即是混血，也是族裔，以混血族裔生產駁雜文本 (hybrid text)，原住民書寫在這樣的脈絡下，即成為一「抵殖民的翻譯」(de-colonial translation)，對多元文化教學具深刻之啓迪作用。原住民書寫是「文化的實踐」、主體的認同建構與族群歷史記憶的召喚與展演，將原住民族文化向主流社會滲透，重新獲得族群的詮釋權，此乃哈嬌所稱「重新發明敵人的語言」(reinventing the enemy's language)，書寫強烈的身世感，構築了凝聚族群意識的基礎，也成為撼動殖民主義的「族裔能動」(ethnic agency)，由「賤斥」至「能動」，形塑多元文化教學的啓發。

在地理大發現時代，西方學者稱殖民地原生社會為「野蠻的」、「原始的」、「部落的」、「傳說的」、「有文字前的」社會，視為化外之地，與現代技術文明主導的西方社會形成相對應。當時技術先進的歐洲文化和各種「傳統」文化接觸頻繁而廣泛，歐洲人對那些「傳統文化」

⁴ 相關論述參見黃心雅，〈美國原住民的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荷根與安嫺

姿為例〉，《歐美研究》39.2 (2009)，頁 262。



絕大部分都毫無區別地貼上「未開化」或「原始」的標籤。以直線連續性的歷史發展概念為主導，認為所有人類群體都經過文化演進（cultural evolution）的各個特定階段，自「蠻荒階段」（savagery）到「野蠻階段」（barbarism），最後達到「文明階段」，亦即西歐人的狀態。與此同時，西方傳教士、商人和探險家大量收集不同民族的風俗、宗教、巫術和其他相關資料，為人類學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也說明了西元一四九二年的地理大發現，戲劇化地揭開世界的新局面，世界認知為之改觀，世界歷史為之改寫，美洲原住民開始與來自他方世界的殖民者接觸，這個過程至為慘劇，但原住民族群相對無聲，充其量只是人類學與種族誌研究的課題與客體。邇來情況改觀，原住民以外方人的語言，對外發聲並書寫，伴隨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逐漸形成力量，讓我們有機會無須透過非原住民代理人的仲介，得以重新認識原住民獨特的文化，重新看待原住民族群的遭遇，並且重新檢討、觀看、書寫、圖繪原住民的學問、論述和建構。世界的接觸又進入另一章，世界的開展出現另一個向度，看見不同文化的深層底蘊，並且面對處處創傷的過往，時有令人驚異的衝擊，這一波原民論述興起，正蓄勢待發。

原住民的議題，可以是引爆點，原民是在地住民歷史的起頭，卻又往往在主流歷史裏面缺席，有如紀傑克所說的真實核心。本書首先由歷史脈絡的重建，省視北美原住民文化受到漠視的緣由，說明隨著黑人平權運動、婦女運動、弱勢族裔等運動，文化霸權（hegemony）的概念與運作日益受到挑戰與質疑，並以此檢視原住民「在地」文化資產如何受到扭曲。其次，相關的原住民研究強調多種族文化的差異與認同，不為主流菁英所同化融合，成為當今多元族群與文化發展的參考座標。

本書觀照原住民文化如何能深入主流社會，形成一股由內而外轉化的能量。在探討原住民文學與文化時，作者群將原住民置於當今北



美多元文化的脈絡之下，主張在多元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接收中，因政治／經濟力量、跨國資本主義、科技與媒體再現等等因素，原住民文化樣貌遭受扭曲，所謂北美多種族「大熔爐」的融合並非各種族的平等交融。原住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超出我們想像的多元組合，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看法是單一而頑固，將原住民視為是相同的一群人，其政策的制訂也使得原住民變成同一種文化的人，缺乏細緻的瞭解，以國家機器賦予的權力，倒果為因，透過歐洲中心主義書寫的知識分類，將原住民的姓名、家庭系譜、代表性、族群等等加以抹消，不斷地在書寫文化中再現原住民成為附庸的他者，除了無力改善族人的困境之外，也更加深文化間的誤解與隔閡。

強調族群平權和尊重差異的「文化多元主義」，於當今全球化的潮流中，似乎已成普世的價值，其「政治正確性」足以成為當權者「政權正當性」的來源。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警覺，「文化多元主義」可能成為一種裝飾性的、象徵性的操作概念，用以轉移對政治、經濟、社會壓迫的批判巨潮。白人殖民者當初進入美洲大陸時，原住民遭到屠戮和驅趕，白人政府強行奪走原住民土地，在權力關係上，只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別。多元文化主義在美國被塑造成一種理想、一種理論，同時也是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標的，值得由匯勘美洲在地原住民歷史的起頭以及其文化「多元」樣貌，重新省視「多元文化主義」的意涵：

1. 在多元文化的環境裡，原住民作家如何書寫並重新定義原住民的認同和差異？
2. 原住民群體和個人的想像有何關連？集體的遺產如何個人化，以便文學創作使用？又個人如何書寫原住民文學？
3. 在文學裡，原住民文化如何建構與再建構？
4. 神話體系和神話思維如何獲得現代意義，並繼續影響原住民



生活，並為非原住民族群借鏡？

5. 對於原住民作家所寫的英文文學，族人和外界的接受和反應如何？

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本書旨在增進對族群與文學的瞭解，可貢獻於當今的文學教育、人文教育、多元文學教學和一般閱讀，有助於文化交流和族群尊重。原住民文學又稱第四世界文學，第四世界泛指所有在一個國家內原有土地與自然資源已部分或全部受到佔據的原住民族群，居第三世界的地位，但又不為第三世界所見。全世界原住民具有共同的邊緣處境和特有的原住民精神和文化。原住民文化迥異於主流優勢文化，異文化提供一個外在的觀點回頭觀看自我。多面向的世界觀和宇宙觀，足以讓習而不察的主流社會反省觀看世界和宇宙的方式，從而改變和他人以及周遭互動的模式。另類視野的拓展是本書終極的關切，以當代北美原住民文學與文化為具體研究對象，但意義則跨越地域的侷限。

本書由殖民歷史、部落地理、原住民美學、神話詩學、宇宙觀、土地、身體政治、口述傳統等諸多面向，以原住民文學傳統與創新提供多元文化教學之資糧。美國的國家認同是由一個神話般的「創世紀」故事所支撐：無畏的拓荒者與先鋒離開歐洲帝國主義、階級主義和宗教的壓迫，來到新世界創造一個奠基於自由、平等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下，憲法體制必須提供一個勝過「所有其他身分認同」的「超級認同」，以迎合國家主義的目標。原住民在國家主義夾縫中求生存，其英文文學創作自一九六〇年代原住民文藝復興以降迭有亮麗的表現，並且由當代文學上溯先祖傳承，由「美國」移向「美洲」，跨越國族主義的地理疆界，接續一四九二年為殖民歷史所斷裂的時空想像。原住民和歐洲殖民政權的歷史關係不同於任何其他族裔的經驗，造就了一個對多元文化主義特別的挑戰。



原住民的地位受制於國族主義，在族群和宗教上都居少數，部落土地的遺失，使原住民文化特色無以落實和紮根，因而隕落。在多元文化教學中，有必要重新建構原住民歷史意涵與特定地域（locality）之時空基軸，這裡所說的不只是文化包容，更是溝通與可譯性。為了達成跨文化的同理心和尊重，用西方語言翻譯原住民文化似乎變成一種必要的詞語策略。然而只有在歐美人可接受且不受威脅的詞語之下，表達「印第安」的文化習性，這樣的翻譯也是一種同化。在這樣的交換下（事實上是單邊的流動），將原住民文化轉換到非原住民可理解的範圍時，非原住民的對話者不一定相對地了解原住民文化並接受人類文化的互惠性，相反的，是將原民文化轉換成可宰控的符碼。這種翻譯過程令原住民文化論者感到焦慮，游移在是否該讓原住民文化被理解，以及是否要將印第安人呈現如同「我們」一般的兩難困境中。

「中介」（mediation）因而成為北美原住民研究的行話。如帕瑞特（Mary Louise Pratt）所說的文化接觸區域／中界（contact zone），學者們在探索原住民文學時，由作家自我表述，試著找出原住民作家如何與主流文化進行雙向溝通，以文化多元性和異質性，聆聽彼此（差異）的觀點。對於北美原住民來說，多元文化就是人，不是某些人，而是全人類。*Wli dogo wongan* 這個詞彙是阿本納齊語（Abenaki），意思是「好親人」，並以此比喻「全人類一家親的關係」。當多元文化被解讀成描繪「有色人種」或「少數民族」的字眼時，多元文化實已成為另一種文化排擠的代名詞。多元文化就是被排除在歐洲文化之外的文化，這樣的想法，尤其可從很多「白人」兒童對這個詞彙的錯誤概念上看到，當他們被問及他們的種族背景時，他們會說「我沒有種族背景」，歐洲中心主義不言而喻。讓我們思考一下北美人過去所看到的多元文化的例子：現今記載的文件中，早在挪威歐人先於哥倫布（Columbus）來到美洲大陸之前，北美洲已經有四百多種不同的文





化和語言了。這些文化深植「此地」(aqui)，並反應了驚人的多樣生態系統，從極地到熱帶，從沙漠到闊葉林。北美洲沒有任何一塊地未被原住民「發現」，很多原本居住在此地的「原住民」和這塊大陸緊密互動，房屋的形狀、所說的故事以及進行的儀式都和他們所居住的地方互相呼應。他們的文化並沒有孤立發展，北美的口述傳統和考古的證據顯示原住民族自由遨遊、穿梭美洲大陸。種種在美洲大陸「地理大發現」前的文化交流與溝通，令倡議多元文化主義者深覺汗顏。

從語言層次來看，也可見前哥倫布時期文化交流的頻繁。雖然一些原住民語言都非常相近，但是很多時候鄰近的印第安國族很可能是使用不相同的語言，因此當時人們旅遊或經商時，他們必須了解並尊重其他的語言和文化。對不同部落之間多元文化的了解，是原住民生存的必要條件。語言和原住民多元文化的關係是十分有趣的，在今天各個美洲原住民族國家的名字，有很多案例，族名並不是他們自己取的，而是由他們的鄰居來命名的。舉例來說，徹羅基族 (Cherokee) 源自於酋克陶 (Choctaw) 語的 *tsalagi* 或 *chillaki*，代表「穴居者」之意。當徹羅基人說自己的語言時，至今仍然自稱 *Ani-yun-wiya*，是「人」的意思。基歐瓦族 (Kiowa) 之名出自「庫達」(*Kwuda*) 一語，意思是「出外的人」(*coming out people*)，原住民名為「出外的人」，意義非凡。「庫達」的稱呼是與他族文化互動的結果，是鴉族 (Crows) 賦予他們這個名字，是「他者」眼中的基歐瓦族。然而，基歐瓦族並非一成不變，基歐瓦族的身分認同因新血的加入不斷變異，其歷史與記憶更是「自我」與「他者」互動、融合、雜混的結果，逐步消弭了「自我」與「他者」、「外來客」與「原住民」的界線，外來客隨歷史與記憶的延伸勢將轉為在地人。身分認同取決於社群的互動與善意而非血液的成份，因文化密切的接觸，習俗、信仰與傳統能夠彼此分享、學習、流通與應用。美洲大陸存有千百個不同的原住民文化，而且個個都有自己一套複雜的語言和傳統。北美原住民的多元文化的交流，



呈現了一個大家都視彼此為人類的世界。當然原住民之間還是充滿衝突和誤會，但是，如果我們用原住民的眼光來看待文化，多元文化的理解會變得更加豐富，因為語言傳承了最豐富的文化特質，尊重和理解其他文化也代表尊重和了解其他語言。當我們使用另一種語言時，我們同樣用一種新方式去體驗世界。在原住民的傳統中，當陌生人講述一個新的故事時，那個陌生人更加受到族人的歡迎，大家互相傾聽彼此的故事，而說故事的人總是最受歡迎。原住民文化賦予的是一個聆聽人類聲音的邀約，讓大家都聽到彼此的故事。

當今原住民書寫含納五百年來紅白的相互對待，原住民作家必然面對血緣的斷裂和拉扯，重新省視五百年來被扭曲的族裔與倫理的意涵。啟蒙主義時代，歐陸哲學家包括康德 (Immanuel Kant) 等人，主張世界各個地域開放接納外來客，「悅納異己」使外邦人進入一個新的國度，不受如敵人一般的對待 (118)，康德稱之為「悅納異己」(*universal hospitality*)。原住民面對殖民的外邦人，實踐悅納異己的開放，分享財物及平權平和的家園，召喚主客的物質流通，不意主客易位，主人 (*host*) 成為人質 (*hostage*)，交易所得竟如雅葵族 (Yaqui) 作家安綴姿 (Anita Endrezze) 所言，是「天花和奴役的禮物」(*gifts of smallpox and slavery*) (76)。原住民對陌生人的「悅納異己」在很多北美地區是前哥倫布時期的一個神聖的傳統，他們用同樣開放的方式歡迎新到來的法國人、荷蘭人及英國人，當非洲奴隸逃離他們的歐洲主人之後，他們幾乎都被鄰近的原住民所接受，許多非裔美人擁有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北美原住民不只是有多元不同的族群，演化不盡相同的習俗、傳統和信仰；更因他們生活的多種樣態，北美原住民代表了一個廣泛多樣性的文化情境。基於一個共同認知的世界觀和共同面對的殖民歷史所凝聚的一種「印第安性」，多種族的北美原住民可以「泛印第安」世界來視為一體。很多北美原住民相信不只地球是圓的，而且宇宙的



天性就是會讓地球轉圓圈。這些圓顯示出不止息的「生命的圓」，土地被尊稱為「母親」，是由幾千萬緊密平衡且獨立的圓圈所組成，讓生命能夠延續下去。所有的生命都環繞著生命的圓，萬物生生不息，像是流動的水一樣；所有的生命是互相連結但又各自獨立在不同的網絡上。從原住民多元文化的視角切入，本書亟盼為當今多元文化主義與教學，提供反思的借鏡。

章節梗概

本專書以多元文化為經，北美原住民文學／文化為緯，用深入淺出的形式與文字，闡明原住民文學閱讀策略與主題，以導讀與文本賞析為要，為當代多元文化研究之重要參考資源，亦為多元文化教學提供超越主流文化認知的另類原住民典範。全書分八章進行：第一章為緒論，說明原住民文學閱讀與多元文化主義之關連，以北美原住民文學／文化提供多元文化省思作結，由原住民傳統的人天交合處，召喚修補／療癒人與天「撕裂」的能量。

第二章由張月珍教授執筆〈書寫政治：美國原住民歷史、敘事與再現〉，雜揉神話、傳說、故事、小說、回憶錄、詩歌和戲劇，跨越西方文類的圍限，析論北美原住民文學傳統做為詮釋多元文化主義的入口。本章的論述主軸為學界對原住民國族主義和獨立自治主權（sovereignty）的辯論，議題環繞原住民的再現（representation）、自治主權（sovereignty）、道地性（authenticity）、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從原住民歷史的脈絡著眼，釐清原住民部族自治主權的消長。檢視在美國國家論述和原住民政策的宰制下，原住民的國族自治權利及文化知識自主權利遭受何種壓縮，以及原住民在文化日趨多元的社會裏，如何宣稱自主權與維持主體性。本章具備歷史縱深的探討，更處理原住民研究的根本問題：何謂



原住民？原住民如何在同化（assimilation）與抗拒（resistance）之間抉擇？進而檢視其再現政治的敘事策略以及敘事的書寫政治，探查歷史、敘事、與政治的交會關係再現於文本之樣態。詳盡陳述美國立國之初，如何透過契約、法律、和信條的操弄，行剝奪原住民土地之實，以擴張其帝國版圖。張教授認為當代多元文化理論強調差異，主張尊重不同的文化；然而，在強調尊重文化差異的同時，卻對原住民的歷史略而不談，這樣的漠視，反映出白人普世主義者（universalist）的立場，只肯定普世政治價值，相信普世主義政治更具道德優越性。擁護多元文化人士之所以強調尊重原住民的文化差異，部分的用意僅是想彌補從前過分白人種族主義中心的缺失，以轉移原住民的政治抗爭，其實骨子裡還是維持著美國一貫的意識型態。原住民和白人間的政治衝突和認知落差，有其化解不開的歷史糾葛，張教授發人深省的話語，也為全書論述的原住民與多元文化議題，下了一個最好的註腳。

第三章〈神話詩學：北美原住民現代文學的靈性傳統〉由阮秀莉教授執筆，由原住民文化源頭說起，析論美國原住民的靈性傳統，做為瞭解原住民文學既寫實又靈幻的文化基礎，並以鄂翠曲（Louise Erdrich）、金恩（Thomas King）和荷根（Linda Hogan）的小說作品做為具體的探討對象。內容觸及原住民宇宙觀與靈性傳統，形塑原住民「多重關係」的自我（relational self），與多重他者、他物互相交錯接軌。又原住民靈性文化是實踐於日常生活當中的神話文化，部族知識經過口述傳統的教導或互相共享，得以擴展、流傳，現實世界與靈性世界裡外相扣，互相流動，互相影響，摒棄人類中心思維，開放寬廣的宇宙視野與關懷。阮秀莉教授善於說故事，而原住民故事又精彩動人，滿溢靈視的撼動，細緻事物的描述中，充滿人情的機趣，原住民身處的世界是被故事活化的世界，人們傾聽周遭的故事，力量注入這些傾聽世界故事的人，當人們進入故事，即成為故事的一部份，乃多元文化精髓所在。拉柯達（Lakota）印第安人的祈禱文 Mitakouye



Oyasin, 意思是「為所有與我有關的事物」祈禱, 這個萬物「彼此相關」的認知, 以互相平衡和互相尊重來看待世界上不同的物種, 全然迥異於主流文化的宇宙生態觀, 透過小說敘事的鋪陳, 讀者得以管窺一個不同於主流文化認知的世界, 處處充滿驚異, 進而體悟單一文化世界的封閉和單調。人與自然的互相交融、互為主體, 學習一個很不一樣的對待世界的方式, 對習於人類中心主義思考、行事的族群, 有如一道清流。

第四章〈部族認同及多元自我身份再定位: 北美原住民文藝復興詩人與其故事詩〉由海柏 (Patricia Haseltine) 與古綺玲教授共同執筆, 作者為師生傳承, 在中英文間入、間出, 是多元文化翻譯的典範。本章以當代北美原住民故事詩作家銘刻多元文化身份定位的架構為論述主軸, 形式上重回口述傳統, 以說故事方式入詩, 與第三章參照並讀, 則充滿閱讀之驚異和喜悅。全章探討詩人如何透過再現傳統, 由日常生活秩序及歷史記憶中召喚個人主體, 老一代說故事給下一代聆聽。故事被界定為部落的社群行動, 展現部落建構世界的用心, 相對於激烈的抗爭, 說故事為溫和的生存策略。原住民故事的時空往往跳脫西方線性的時空觀, 彼此循環穿梭重疊。有名的搗蛋鬼故事 (trickster tales)、戰歌、對大自然及神靈的頌歌、為旅人在人生途中祈福的歌手 (Blessingway Singers) 所唱的禱告詩, 以及預言、傳說、神話都在討論的範圍內。神話時期之後的故事則是白人入侵原住民部落家園後, 與部族大災難有關的故事, 其中涵蓋印第安人對抗白人的戰役, 也談及白人未守承諾的各式條約。說故事做為一種文化傳承, 其間所蘊含的是原住民特有的觀念及思想, 包括土地及生存其上之生物與人的多邊關係, 以及原住民靈視/預言思維下所呈現的宇宙觀及時間觀, 是建構特有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根基, 站在這個根基上, 才有部落文化接續及提昇個人生存的可能。原住民的多元文化認同藉由經驗及故事來形塑, 詩作中以說故事做為行動, 一方面藉此延續部族文



化及思想, 架構當代部落認同, 恢復其文化生命力, 另一方面編入個人層面的經驗、奮鬥或見證, 成就多元文化的身份定位。哈嬌以其特有的方式重寫神話故事, 靈視、夢及記憶快速重疊相互穿梭, 以此展現原住民文化傳承中, 非線性世界觀對宇宙、歷史及環境的理解及詮釋。作者為哈嬌研究專家, 對於原住民詩學之熟稔, 今日在台灣學術界無人能出其右, 其詩歌分析, 深刻而細膩, 具有民俗學家的寬廣及文學評論者的犀利。而詩人「交換故事」(trade stories) 隱喻多元文化的傾聽與溝通方式, 更為當今多元文化研究樹立重要典範。

第五章〈鬼舞美學: 美洲原住民文學的批判隱喻〉與第六章〈遺(夷)傳的原住民身體: 莫馬戴與荷根回憶錄中變異的血源、記憶與歷史〉是對應章節, 分別由梁一萍教授及黃心雅教授執筆, 以歷史事件作為當代原住民文學的批判性隱喻, 梁教授為文深入剖析大災難的故事, 以十九世紀的原住民「鬼舞運動」作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隱喻, 美洲原住民文學可喻為文學鬼舞, 用文字跳舞, 「解放原住民, 加持原住民抗爭」。「鬼舞運動」貫穿十九世紀後半期, 所及地區從今日美國內華達州起到加州、奧瑞崗州, 東至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內布拉斯加州、奧克拉荷馬州等地的泛印第安宗教抗爭運動, 時間上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九〇年底的「傷膝澗大屠殺」為止, 鬼舞燎原, 蔚為風潮, 成為十九世紀末泛印第安部落的宗教抗爭運動, 也是原住民對抗白人殖民壯烈的最後一役, 是研究原住民文化與文學的重要歷史參照。第六章同樣著眼於歐洲霸權殖民美洲大陸的歷史記憶, 由身體出發, 探討美國殖民政府如何以法律有系統分化印第安血源, 用血液成份定義原住民血源, 藉以遂行其土地掠奪與人口遷移及屠殺之殖民策略與暴力, 以「內含」(inclusive) 標準, 劃定印第安「血液圖譜」(blood quantum), 和啟蒙時代的「排他」(exclusive) 血液論述相對照, 充滿科學邏輯的矛盾與謬誤。原住民因血源的交混與遞嬗造成記憶的錯置, 必然面對遺忘的焦慮, 徘徊於排除 (exclusion) 與歸屬





(belonging) 的十字路口，記憶、生命、文化與部落何以為記？如何重新銘刻記憶與歷史，成為原住民的基因符碼，以「血脈記憶」榮耀祖靈，對抗被白人切割的「血液圖譜」？透過「血脈記憶」，原住民作家輾轉於沉默與發聲，遺忘與記憶之辯證，以「血脈記憶」為深埋的部落歷史發聲，異種血源交錯雜混，成為轉化血源劣勢的媒介與橋樑。

第七章〈多元文化之外：加拿大原族文學的新與變〉與第八章〈加拿大原族戲劇：海威《乾唇得搬去卡普斯卡興》中納納布希的啓示〉則共同以加拿大原族文學為論述場域，成為詮釋加拿大原族文學的參照文本，分別由洪敏秀與姜翠芬兩位教授執筆，再現原族想像力，並積極與多元文化社會發展對話關係，成為英語文學落籍加拿大所發出的在地聲音。多元文化在加拿大的演進過程，與文化認同的發展脈絡關係密切，原族文化世代相傳的口述傳統，包括演說、神話、傳說、故事、歌謠和詩歌，大不同於歐裔殖民文化的書寫傳統，是加國推動多元文化政策之典範，洪教授對原族文學在加拿大的發展脈絡有詳盡精闢的剖析，姜教授則由原族戲劇下手，充分鋪陳當代原族作家與英語文學的對話關係，並探索加拿大多元文化形成過程的殖民背景，解釋原族作家批判後殖民論述的立場，闡釋過去的歷史創傷，從中勾勒當代原族詩論的現有面貌。透過口述傳統以及搗蛋角色（trickster）詩論，不但教導如何走出貧瘠的西方白人生活模式，找回原住民搗蛋鬼多變、幽默、與自然合一的精神，更體現當代原族作家如何帶領外族讀者學習與分析說故事的經驗，為多元文化教學提供不可多得的素材。

本書由現代知識建構、身體、歷史、地理、神話詩學與宇宙觀等諸多面向，勾勒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內涵，為多元文化教學注入原住民的血液，各章縱橫交切，文本互涉，既述及殖民歷史脈絡，又深耕靈幻文化詩學，側重靈幻與物質的辯證，以地理銜接歷史，用多元文化

的視角，提出對主流文化再現與建構的批判，鎖定單一的美國歷史大敘述，釋放美洲多部／族的複數歷史，又以身體與土地能量轉換，交織共鳴，重劃被殖民與資本主義切割的地景，再由歷史與地理轉入宇宙／世界觀，以神話與靈視重繪宇宙世界之觀想，超越主流歷史與文化的侷限，接續為現代／殖民文化分割的時空。八個章節共同探索原住民自我世界與他者世界的互涉，執筆學者具備多年教學與研究的經驗，勾連多元文化與北美原住民文學不同的面向，彼此補足，協力合作。所探討的文本涵蓋當代北美原住民經典作家和作品、非主流作家和作品、早期作品、歷史小說、民族誌小說、自傳、回憶錄、宗教作品、檔案、博物館文物以及圖像，各章互相交織，藉以探討原住民繁富的世界，以及原住民和外在世界的層層糾結。原住民的議題可以成為引爆點，本書檢視既成而片面的現實和歷史，以原住民文化的觀點重新觀照，形成議題，激發多元文化思維，兼具研究與教學的啟發性與時代意義。



引用書目

- 《大英百科全書》。2007年。大英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wordpedia.eb.com/tbol/article?i=019336>>。
- 紀傑克 (Žižek, Slavoj)。《神經質主體》(*The Ticklish Subject*)。萬毓澤譯。台北：桂冠，2004。
- 單德興。〈反諷的抗爭——評《邊緣的聲音：美國原住民文學與典律》〉。《美國研究》20.1 (1990)：71-98。
- 一。〈冒現的文學／研究：台灣的亞美文獻研究——兼論美國原住民文學研究〉。《越界與創新：亞美文獻與文化研究》。台北：允晨，2008。170-93。
- 黃心雅。〈美國原住民的自我書寫與生命創化：以荷根與安嫺姿為例〉。《歐美研究》39.2 (2009)：253-93。
- 一。〈現代性與台灣原住民文學：以夏曼藍波安與利格拉樂阿媽為例〉。《中外文學》35.5 (2006)：81-122。
-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 Baum, Frank. *Aberdeen Saturday Pioneer*. 13 and 20 Dec. 1890, and 3 Jan. 1891.
- Bhabha, Homi. "The Other Question: The Stereotype and Colonial Discourse." *Screen* 24.6 (1983): 18-36.
- Bourne, Randolph. "Trans-National America." *Atlantic Monthly* 118 (July 1916): 86-97.
- Chow, Rey.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P, 2002.
- Crosby, Alfred W.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 Consequence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72.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6.
- de Certeau, Michel. "Politics of Silence: The Long March of the Indians."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1986. 225-33.
- Dirlik, Arif. "Place-Based Imagination: Glob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laces and Politic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 Roxanne Prazinack and Arif Dirlik.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2001. 15-51.
- Dorris, Michael.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an Ethnohistorical Context." *College English* 41.2 (1979): 147-62.
- Endrezze, Anita. *Throwing Fire at the Sun, Water at the Moon*. Tucson: U of Arizona P, 2000.
- Greer, Germaine. *Whitefella Jump Up: The Shortest Way to Nationhood*.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4.
- Giddens, Anthony.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Social Order*. Ed.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and Scott Lash. San Francisco: Stanford UP, 1995. 56-109.
- Gunew, Senja. "Between Auto/biography and Theory: Can 'Ethnic Subjects' Write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42.4 (2005): 363-78.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Harjo, Joy and Gloria Bird, eds. *Reinventing the Enemy's Language: Contemporary Native Women's Writings of North American*. New York: Norton, 1997.

Kallen, Horace M.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A Study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10 Sep. 2008.
<<http://www.expo98.msu.edu/people/Kallen.htm>>.

Kant, Immanuel. "To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Ted Humphrey. Indianapolis, Indiana: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107-143.

Latour, Bruno.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 Catherine Porter. New York and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LaDuke, Winona. *All Our Relations: Native Struggles for Land and Lif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9.

Lauter, Paul.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Ethnicity." Lecture given a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April 23, 2003.

---. "Teaching America? Teaching Literature?"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Asia: An Asian Forum."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April 19, 2003.

Lauter, Paul, et al., eds.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 vols. Lexington, Mas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5.

McNeil, William H. *Plagues and Peopl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Owens, Louis. *Other Destinies: Understanding the American Indian Novel*. Norman: U of Oklahoma P, 1992.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Academic Discourse: Readings for Argument and Analysis*. Ed. Gail Stygall. Fort Worth: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0. 573-87.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e Burden of English." *Postcolonial Discourses: An Anthology*. Ed. Gregory Castle. New York: Blackwell, 2001. 54-72.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2.

Žižek, Slavoj.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1999.

